

歷代
小說

二十六史通俗演義

錦章圖書局
印行

610.08
6058
V.8

分類號	610.08
著者號	6058
種次號	v.8

宋太祖統一中原



國史館藏書



0104922

西北邊
遼金
夏不佳
杷爭



新昌 呂撫 安世 輯

男維垣 輔周

維城 京周 全校
維基 起周

第三十一回 宋太祖統中原未能混一

詞曰

檢盡殘編并斷簡。細數興亡。總是英雄漢。物有無常人有有限。到頭落得空長嘆。

富貴榮華春過眼。漢王長陵。霸王烏江岸。早悟夜筵終有散。當初暗甚英雄漢。

却說宋太祖姓趙名匡胤。瑛郡人。今北直順天府瑛州是也。高祖眇為唐幽都令。曾祖珽為唐御史中丞。祖敬為瑛州刺史。父弘殷為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不可得矣。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願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路。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圖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為歡。以終其天年。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病乞罷典兵。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諸州守土官。帝用趙普謀。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皆以文臣代之。又令各州諸節鎮。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以呂餘慶參知政事。詔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奏聞。詔舉孝

弟力田。奇材異能。文武可用者。太祖朝。杜太后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異之。太后曰。吾聞為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及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正由祖考及太后之積慶耳。太后曰。不然。由周世宗以幼兒主天下。故汝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立大功。人望歸之。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匡胤代之。及恭帝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戴匡胤。陳橋兵變。遂代周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汴京。立七廟。追帝其祖考。增葺學宮。塑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端座。於是臣庶始貴學。以范質王溥同平章事。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各疏其事而取旨。上從之。後世用劄子奏事。始此。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擊破之。筠自焚死。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復起兵反。宋擊破之。進亦自焚。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僭竊相踵。戰爭不息。其故何也。普對曰。此無他。方鎮之權太重。君弱臣強而已。宜制其錢穀。收其甲兵。則天下自安矣。太祖大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曰。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而為約誓書。

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后遂殂。帝遣慕容延釗李處耘伐荆南。併襲南平。南平高繼冲。荆南周保權。俱降。湘湖悉平。命王全斌等伐蜀。蜀主孟昶降。全斌在蜀。縱部下淫掠子女。奪取財物。蜀人苦之。遂作亂。曹彬招慰擊破之。兩川遂定。是役也。惟劉光義劉廷讓廉謹曹彬能戢下。上優賞之。使潘美將兵伐南漢。克廣州。南漢主劉鋹降。兩廣悉定。帝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不至。遣曹彬將兵十萬伐之。將行。帝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安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彬克江南。振旅而還。封江南主李煜為違命侯。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以上削平諸國事跡。各見上回。諸國既平。吳越大懼。遣使納賂於趙普。初。帝每微行。屢幸趙普家。相與謀事甚密。至是。帝又幸其第。會吳越所遣使適到。致書於趙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寶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輩爾。普不自安。遂求罷政。又上表於帝。乞遵太后遺詔。傳位晉王光義。帝手封其表。藏之宮中。宋都東京。開封府汴梁。而以洛陽河南府為西京。帝如西京。遂封其父宣祖墓安陵。祭天地於當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汗。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矣。遂還東京。五星聚奎。實獵曰。天下自此太平。文明自此日盛矣。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帝元配賀氏早卒。繼王氏。又宋氏。宋氏欲立皇子德芳。十月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帝引玉斧戳地曰。好為之。俄而帝崩。在位十七年。壽五十歲。帝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臣下除謀反外。不得誅戮。故臣下得以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帝既崩。弟晉王光義立。是為太宗。更名炅。吳越王錢俶來朝。上留之不遣。俶懼。盡獻其地。封俶為淮海國王。上遣潘美等分道伐北漢。又自將繼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潘美等屢敗北漢兵。北漢求救於遼。遼遣兵赴之。潘美等大敗遼師。盡銳以攻北漢。北漢主出降。帝發太原。遂伐遼。遼將多降。遼耶律學古守燕。悉力禦宋。不能入。遼主遣耶律休哥救燕。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急乘驢車走免。自是遼好遂絕。太祖適子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不悅。及還。以壯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而自勿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北漢既平天下復歸一統惟契丹內據河北幽薊之地宋師取之屢敗不能克復天下非復漢唐之舊矣趙普奉朝請者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乃拜普為司徒兼侍中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廷美美傳太祖子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謫陛下豈容再謫廷美遂得罪盧多遜得貶竄趙普復相廷美竟以憂卒帝長子元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憤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趙普免相以呂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恐一時不能忘情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量夏州李繼遷作亂契丹封繼遷為夏王後鼎立為夏國詳見下回帝在位日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知子莫若父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壽王元保為太子更名恆以寇準參知政事以呂端平章事初

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召太子入侍。帝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九歲。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結繼恩，使人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宗仁恕恭儉，愛民下士，性無他好，惟喜讀書。而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寇準、李沆、向敏中等相繼登用，足稱守成之令主。然而金匱渝盟，背母負兄，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後世不能無憾。太子既立，是為真宗。垂簾引見羣臣。呂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及呂端以疾免，以寇準平章事。初夏，李繼遷作亂，叛服不常。其降也，賜姓名為趙保吉。時趙保吉死，子德明立。曹瑋上書，繼遷擅據河南北二十年，今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以恩致德明，下詔招撫之。德明使中國，有西顧之憂。若乘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復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寇準不發，飲笑自若。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降於遼，遼冊立德明為西平王。遼主隆緒大舉入寇，邊事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懼。寇難之，欲還內。準請毋還，而速議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王欽若臨江人，請帝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帝幸成都。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我得勝算矣。若棄宗廟幸他方，示之以弱，敵乘勢。

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由是怨準。帝廢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束手無策。閉門脩齋誦經而已。帝次於澶州。契丹大將蕭撻覽出視地形。宋威武軍頭張環守牀子營。發矢射死蕭撻覽。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羣臣請駐蹕寇準固請車駕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益懼。遣騎薄城。高瓊擊敗之。契丹大懼。請和。準欲擊之。帝方厭兵。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宋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名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帝待寇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乃寇準之孤注也。帝由是顧準寢衰。竟罷相。出知陝州。以王旦平章事。帝深以澶淵城下之盟為辱。居常怏怏。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諂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北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沈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曰。勉強從之。帝曰。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甚佳。卿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

則皆美珠也。且自是不敢有異議。戊申正月朔。帝謂羣臣曰。朕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三篇。適覩皇城司奏言。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其所降之書乎。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感之金匱。而言祥瑞者紛紛矣。獨龍圖閣侍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耶。帝默然。詔議封禪。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皇太子生。太子後宮李氏所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王釵墜地。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劉脩儀擢為已子。李不言。中外亦不知。帝得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嘗願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每好赤脚。此其驗也。帝立劉氏為后。后家世寒微。而性警敏。漸干外政。立昇王受益為太子。更名禎。即李氏所生也。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景德以前。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諸君子輔之。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諸小人輔之。於是好奉道教。信惑邪說。天書封祀。制作紛紛焉。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禎立。是為仁宗。時年十三。劉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謂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於是允恭恃勢專恣。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初真宗臨崩。

惟言寇準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王曾疑責太重謂孰視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不免耳。曾遂不復言葬真宗以丁謂為山陵使以內侍雷允恭為都監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人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太后命與山陵使議丁謂唯唯而已既而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黃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丁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而貶丁謂以王曾平章事呂夷簡參知政事初劉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劉太后崩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等附劉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陶文應詞之乃

知事由郭后。於是深憾后。及呂夷簡復相。時尚美人楊美人俱有寵於上。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闕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夷簡。夷簡因舊怨。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懟怨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切諫。皆坐貶。廢郭后為淨妃。王京冲妙仙師。夷簡勸上立曹彬孫女曹氏為后。郭后既廢為淨妃。出居瑤華宮。上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會后小疾。帝遣文應披醫視疾。后暴崩。帝深悼之。追復后號。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內侍闕文應之罪。竄之嶺南。道死。荆王元儼。太宗第八子也。性嚴毅。不可犯人。呼為八大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斂。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夏州趙元昊反。寇環慶。遂稱帝。國號夏。夏人寇保安軍。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元昊陷塞明諸砦。以范仲淹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范雍也。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任福等領兵。夜趨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遼主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求割闕南地。帝許以增歲幣。遣富弼報之。富弼兩次使契丹。以言語諄諄折服契丹。於是止許歲增銀絹各十萬。併前共各五十萬。和好復定。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二

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畏威懷德。不敢犯邊境。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夏主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再上誓表。帝約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以和。自是邊境稍甯。范仲淹司監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時貝州妖賊王則反。文彥博討平之。廣南蠻賊儂智高反。狄青討平之。以趙汴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及文彥博罷。以韓琦同平章事。朝野共慶得人。以包拯知開封府事。拯立朝剛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又以其笑比黃河清焉。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德氣粹然。深於易理。遇事能先知。初上三子皆早亡。無子。取太宗曾孫汝南郡王允讓之子宗寶入宮。命曹后拊鞠之。以為子。生四歲矣。至是年雖長。尚未立為皇嗣。復以年長出居於外。時居父汝南王之喪。司馬光歐陽脩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早建皇嗣。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未見聽。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明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韓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寶。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命下。宗寶固請終喪。許之。宗寶既終喪。帝復

起之。猶力辭。帝命王珪作詔。立為皇嗣。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質之富。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台無諾。君命台不佞。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待上有嫡嗣。吾即歸矣。因肩輿赴台。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更名曙。慎靜恭默。無所獻為。天下陰知其聖德云。仁宗恭儉仁恕。始終如一。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範圍。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大辟疑者。皆令獻上。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乎。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取索。帝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乎。燕私常服浣濯之衣。帷幃食糲。多用繒絨。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值千錢。帝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疏。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以寢兵。又好學崇儒。當經筵。謂侍臣曰。朕感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太學生員。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禮記中。表章此二經。以風厲儒臣。實開四書之端。其後程頤配。以論語孟子朱熹集註。聖學為之昭然。慶曆以前。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慶曆以後。君子滿朝。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在位四十三年。崩。皇子曙即位。是為英宗。尊曹后為皇太后。遺制下曰。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英宗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重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於外戚左右。分毫無所假借。官省肅然。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

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太后與帝遂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不可容之乎。太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張貴妃有寵。及卒。追冊為溫成皇后。太后於溫成之寵。尚能處之裕如。今於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皆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且其餘盡不孝哉。蓋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為可稱。但陛下孝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且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讀經史於通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疑漸釋。立妃高氏為后。后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於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冊為后。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命鸞儀司撤簾。帝始親政。內侍任守忠乘間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概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

概不敢違。既而琦坐政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文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帝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甯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火王為皇太子。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立顥。王頊為皇太子。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在位四年崩。帝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優禮大臣。愛民好士。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足為良主。乃天不假以年。不克大有所為。惜哉。太子頊即位。是為神宗。立妃向氏為后。乃向敏中之曾孫女也。神宗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志欲破遼滅夏。大有為於天下。先憂財用不足。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越次入對。說以富國強兵之術。曰：昔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明先王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昔堯使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後乃成功。今欲變法。所使或非其人。豈能無一二之敗事。當計其利害之多少。不為衆論所惑。決意行之。久久自收其效矣。帝深然之。堅意任之。乃以安石為相。唐介言安石狷狹少容。好學而泥古。不通於今。用必為害。若欲求賢相。則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聽。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皆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將入諫。與司馬光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禪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

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謨天下蒼生必斯人也遂上疏極諫
帝不聽出誨知鄧州誨既出安石所為益執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後青苗盛行誨
乞致仕及病亟手書囑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囑乎誨張目強視
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王安石欲行新法見諸臣排之者眾乃引用呂惠卿章惇曾布
韓絳等奸邪附己之人為腹心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相繼並
興號為新法行之天下而民不聊生矣農田水利者開諸路廢田興水利而收其稅併察官吏之
家皆同役不得有所私也青苗者於方播種青苗時令民自度麥粟所贏幾何先貸以錢使出息
二分俟穀熟還官也均輸者凡諸州郡所當輸官糧皆令平其所在時價輸其土地所饒出之物
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而賣之以收利也保甲者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
六保為都保選眾所服者二人為都保長一正一副聽保丁自置弓箭習武藝以禦寇也免役者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免役也市易者以金帛諸貨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
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更加罰錢也保馬者令保甲為官養馬死則償之也方田者以東西
南北各千步為一方計量田地分五等以定稅也諸法皆害民而青苗法為尤甚初英宗時邵雍
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
引用南人專務變法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其言果驗時帝堅意用安石行新法萬民愁怨於是

富弼韓琦司馬光趙抃張方平蘇軾蘇轍呂公著呂公弼范純仁程顥歐陽脩鄭獬孫覺李常張
戡劉庠范鎮王拱辰韓維劉摯楊繪唐垌等前後相繼上疏極言新法之為害請復祖宗之舊法
安靜以守之上皆不聽於是諸臣紛紛相繼引去或加貶遂乃安石性執拗巧為文飾持新法益
堅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如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上安明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且云早由
王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
夕寢不能寐翌日令罷青苗免役等新法民聞之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而呂惠卿鄧
綰詆使為狂夫治其擅發馬遞之罪下之獄竄之英州而新法復行如故知潮州府蘇軾託詩以
諷朝政其咏青苗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其咏課吏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
舜終無術其咏水利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片鹵變桑田其咏鹽禁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
三月食無鹽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奏下之獄以為詆謗朝政欲寘之死曹太皇太后違豫中
聞而為帝言之乃得免初青澗守种諤受夏臣寬名山之降遂城綏州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誘楊
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時神宗欲併西夏屢遣兵伐夏夏人亦屢入寇互相勝負得西夏邊岩六堡
之地其後用宦者李憲伐夏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餘萬人亡失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
臨朝慟哭為之不食自是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好詔許之遼人
見中國之行新法懼其圖己乃遣蕭禧來求割地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河東地以分

水嶺為界東西割地七百里以與遼而國勢愈弱自神宗以前為治平之世自神宗以後為喪亂之世矣王安石以子雲死悲傷不堪求解機務上許之未幾卒上有疾立第六子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更名煦時年十歲詔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國事在位十八年崩太子煦立是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同臨朝聽政明年改元元祐即罷新法十餘事起用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范純仁蘇軾呂大防劉摯及程頤蘇轍范祖禹等貶呂好問呂惠卿蔡確章惇等盡罷新法天下大悅時太皇太后臨朝司馬光秉政天下大治司馬光卒呂公著秉政公著卒呂大防范純仁秉政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至是謂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冊為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八年九月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吃一起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九月太皇太后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岩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又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善政抑絕外家私恩人以宣仁為女中堯舜太皇太后既崩帝始親政改元紹聖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罷呂大防蘇軾蘇轍范祖禹范純仁等而用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等章惇專以紹述為國是以司馬光為奸邪遂引其黨蔡卞林希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黨報復仇

怨於是朋黨之論起。詔諭天下。復行新法。人人怨忿。追貶元祐宰相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傅堯
俞。及孫固明宗愈等。有差言公著等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深重。章惇蔡卞請發司
馬光呂公著之墓。斲棺暴尸。許將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安置元祐宰相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范純仁於嶺南。貶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章惇蔡卞謀孽宣仁太皇太后。誣以常欲危
帝之事。請追廢為庶人。向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而出。且帝必
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
廟乎。抑其奏於地。事遂寢。時劉婕妤恃寵無禮於孟后。后不能平。遂成隙。章惇陰附劉婕妤。遂廢
孟后為仙師。出居於瑤華宮。而立劉氏為皇后。鄒浩極諫勿聽。帝在位十五年崩。親政以後。七年
之間。奸黨專權。有二蔡二惇之謬。二蔡者。蔡京蔡卞也。二惇者。章惇安惇也。天下怨疾。卒歸大亂
矣。帝無子。向太后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
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不可如此分別。以長則申王似當立。但有目疾。以次則端王
佶。乃迎立端王佶。是為徽宗。羣臣請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追復司馬光呂公著等官。用韓忠
彥。范純仁等。免蔡卞章惇蔡京等官。初政畧有可觀。未幾向太后罷政。帝親政。元年正月朔旦。有
流星自西北入尾。抵拒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色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
傍。任伯雨極言時政得失。上不聽。曾布專權。進紹述之說。排擊元祐諸賢。臣罷任伯雨。范純仁。江
公望。陳藻等。遣內侍董貫詣三友。訪書畫奇巧。製御器於蘇杭。置留杭日餘。蔡京與之遊。不令

晝夜童貫薦京於帝。帝復召用京。京為結述之議。復追貶司馬光等。詔元祐黨人子弟無得官。京師蔡京籍元祐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一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又頒元祐奸黨碑於各州縣。皆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刻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刻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天下。後世聞者愧之。貶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以王安石配高孔子。位次孟軻。以蔡京子蔡攸為學士。命蔡京監鑄九鼎。成奉安九成宮。帝臨幸。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裂破。帝性機巧。多技能。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好花石。蔡京諷朱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之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斐夷惟恐不速。篙工舵師。倚勢貪橫。凌輾州縣。道路以目。上好道教。訪集方士。初寵王老志。王仔昔。以其能先知也。再寵林靈素。靈素無他能。惟習五雷法。召風霆。禱雨小驗而已。遂竭國家之力。以營土木之工。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以便齋醮之事。上玉帝徽號。又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王黼蔡攸二人。有寵於上。進見無時。嘗言於上曰。人主當太平。正宜及時為娛。歲月幾何。何徒自勞苦耶。帝深納之。遂數微行。令妃園皆依浙江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

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於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王黼為太宰。竭天下財力。凡四方珍異之物。悉竒取於民。進上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儀同三司。蔡攸權勢與父京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彗星見於西方。其長竟天。有星如月。南行。有龍見於京師。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請採求直言。以答天戒。上貶綱官。建德軍睦州。即今浙州嚴州府。清溪民方臘。家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臘因民怨。恐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旬日眾至數萬人。遂陷建德軍睦州。處衢杭盧等州。蓋自保甲之法行。民有部伍器械。易相聚為盜。此保甲之所以只可行於西北。以拒遼夏。不可行東南也。以童貫為浙江宣撫使。領兵十五萬討之。臘遁還清溪幫源洞。清溪即今瀉安縣。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岩屋為三窟。莫知所入。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杖戈。領兵直前。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散。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淮南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為天罡。七十二人為地煞。橫行江湖。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其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囚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至海。誘之戰。先匿壯士於海傍。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將。

江等乃降。初帝以內侍童貫監洮西軍，貫復隴州及洮州，而權益張，奸益甚。既得志於西，遂謂遼亦可圖，而圖遼之議始此。時遼屬國女貞完顏阿骨打叛遼，數敗遼師，稱皇帝，國號金。乃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共攻遼。預請燕雲之地，馬政以金散觀來言。若於宋夾攻得者，則宋有之。若金自取者，不在分割之議。遣馬政復如金，堅請燕雲之地。且報師期。許歲幣。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宋遣童貫勒兵十五萬，以應金擊遼。遼童貫於白溝，詔班師。遼遣使來言曰：女貞之叛本國，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盟，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其思之乎？詔除昭名。編管海州。初，高麗國王保，有疾，求醫於宋，至是，吳卒子楷立，遣醫歸。宋附奏言：遼為兄弟之國，不可攻。存之足為邊患，勿聽。遼主淳薨，妻蕭氏主國事。童貫復進兵攻遼，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降宋。金主臨遼燕京，遼蕭太后出奔天德，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金。初，宋於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至是，遣趙良嗣如金，併求劉仁恭所獻契丹營平灤三州。金主不許。時左企弓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如金，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來，許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之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人所掠，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

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遂與宋以燕京六州之地。金人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至此。今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等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以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今且暫以平州歸宋，即使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縊殺之。遣使至燕山，說宋王安中以求降於宋。安中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悔不可追。勿聽。金主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金將幹離不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幹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遂欲以兵攻燕，帝詔王安中以鼓與金。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與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頭，即與之。若求藥師頭，亦將與之矣。自是遼之降將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以興師矣。天狗星墮，有聲如雷。黑膏見於禁中。黑膏者，有物大如席，長丈餘，彷彿如龜。金睛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每得人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後出入人家，初夜掠食小兒。二年，乃息。都城有女子生髭，長六七寸。疏秀宛如男子。又有男人孕而誕子。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戰手。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高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甕之。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人寇，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罕喝入朔州，克

代州。遂圍太原。知府張純孝悉力死守。金幹離不入檀州。臨薊州。郭藥師迎戰於白河。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於金。金盡取燕山州縣。時金兵日迫。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帝欲避兵東行。太常少卿李綱曰。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之豪傑。上在位二十六年。遂傳位於皇太子。太子桓即位。是為欽宗。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以李綱為兵部侍郎。遣李鞞如金師。告內禪。且請修好。幹離不欲從之。郭藥師諫曰。南方未必有備。不如進軍。金兵遂進。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敗天下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也。請斬此六賊。以謝天下。上嘉納之。竄王黼於永州。盜殺之。李彥。梁師成。賜死。朱勔。放歸田里。俱籍其家。惟蔡京。童貫。從上皇東行。未抵罪。上皇出奔亳州。遂居鎮江。金師入相濬。二州。梁方平帥禁旅屯於熱陽河北岸。金兵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方平之師潰還。金人取小舟以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飛渡哉。遂進取滑州。金幹離不等既濟河。宋人大懼。宰執議請帝速幸襄鄧以避之。吳敏切諫勿聽。李綱泣拜請留以死邀之。帝猶有行意。綱復諫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悅。李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金幹離不進軍圍京師。帝召羣臣共議。李邦彥等主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使。帝竟從邦彥計。使李稅使金軍。綱請行。帝不許。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李綱敗之。斬首百餘人。至日始退。稅至金軍。幹離不謂之曰。今

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等。偕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帝括借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堅守數日。援兵四集。彼孤軍深入。亦將速歸。此時與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堅請從金議。一如其言。綱不能奪。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身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何灌力戰而死。金人從康王構之請。解圍退師於孟陽。种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至汴京。金人歛遊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固。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李邦彥堅執不從。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殺。淫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深入重地。若扼河津。絕餉道。復諸城邑。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待其濟河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策也。种師道計甚善。帝然之。而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欲速戰為言。請夜劫營。李綱許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邱門。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又

康王嘗與金人較射。連發中的。金意其為將家子。使王洵來責。更名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時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宇文虛中承命。慨然如金師。太學生陳東等。及都人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搗壞登聞鼓。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官。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司馬光等。金使王洵。隨宇文虛中來。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張邦昌還。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人。金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勿聽初太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道路籍籍言貫等將為變。朝議使聶昌往圖之。獨李綱不可。至是李綱親請迎太上皇於南京。獨見太上皇。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回京師。太上皇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還具道太上慈愛。帝始釋然。道君太上皇帝還京師。竄蔡京於儋州。道死。誅蔡攸童貫。梟其首於市。時既許以太原畀金人。而張孝純仍固守不下。金師圍太原日久。上復召种師中與姚古進軍救之。師中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許翰遣使趣師中速戰。責以逗撓。師中不得已。即日領兵與金人戰於殺熊嶺。士卒潰散。師中力戰死之。姚古軍不戰而潰。乃以李綱為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劉韜副之。以救太原。綱方欲合諸路兵。親帥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召還。金粘沒喝入太原。執知府張純孝以歸。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死之。金兵復至。大臣不知所出。惟以遣使講

和為事。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金人圍襲慶府。呂誨之子知府呂由誠率軍民死守。金人自道來攻城。隘由誠一家四十餘口俱死之。金兵復渡河。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去復何益。願王勿行。民亦遮道留王。會金遊騎日至磁州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請王如相部。兵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往京兆薦公。由是受知於王。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字鵬舉。湯陰令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是也。父和。母姚氏。節食濟饑。有耕侵其地者。割而與之。貲其財者不責償。生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見王以為承信郎。金幹離不粘沒喝師次汴京城下。時援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叔夜入對言賊鋒甚銳。願我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孫傳使成忠郎郭京撰六甲正法以禦金人。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間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云擇日出兵三百。可生擒金二將。襲擊至陰山。識者危之。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何真孫傳使郭京出師。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窺視。因大啓宣化。明出師。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見之不戰而敗。死者甚眾。京引餘眾南遁。金師遂登城。隔帝聞之。慟哭。時宋師尚眾。金人恐帝他遁。宣言議和退師。帝使何真如金師請平。粘退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必有北。不可相無也。人之所議。胡在割地而已。請與帝面約。訂宋師言之。帝曰。朕當親往。帝出郊。如粘退喝

即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還。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幣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遣使如河南北。割地以畀金人。使至兩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時金人索金銀甚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稟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事出無奈。勸帝行。二年正月。帝與何稟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李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於地。若水罵不絕口而死。劉韜自經於金軍。欽宗在位二年而被虜。金人復徵太上皇。太皇太后。且以玉牒按名徵諸王宗室。入金軍。復按名徵皇后太子諸公主妃嬪。及諸王妃眷屬。入金軍。金廢二帝為庶人。遣吳开莫儔入京師。集百官議立異姓。眾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乃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名。且移書金師。意立太子。金人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明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中。不署名。御史馬伸吳給。中丞秦檜。共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張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而去。三月。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閤門舍並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襲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吳开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以金不留兵。而宗澤康王構等。兵勢正強。知必無成。大懼禍。及拜官。皆加權字。金幹離不以道君太上皇。及鄭太后併上皇子二十九人。與諸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眾

慟哭有仆絕者。四月金粘沒喝以帝及朱皇后太子與諸妃嬪宗室及諸王妃與何真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併凡法駕鹵簿禮器祭器教坊樂器寶玩九鼎圭璧渾儀銅人刻漏古器秘書內人內寺娼優伎藝等由鄭州北去。公私上下府庫蓄積為之一空。獨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康王構有衆八萬。次於濟州。因宗澤屢敗金兵。故金人不能得康王而去。金兵既去。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耶。相公亦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威女貞兵威耳。女貞既去。能保其無變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庶可轉禍為福。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權攝國事。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御史馬伸具書。請張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順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遣謝克家至濟州。往迎王。不許。呂好問遣人言於王曰。大王不早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邦昌乃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請濟州。復以手書號元祐孟后曰。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欽宗渡白溝河。簽書樞密使院事。張叔夜死之。北宋亡。起太祖庚申。終欽宗丁未。凡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是年五月。康王構即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後定都於杭州。是為南宋。待三十三回再序下回。且先將遼金西夏之事序明。以便觀者。

第三十二回 西北邊遼金夏不住相爭

詞曰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程賭勝弄刀兵。誰解倒懸民命。

富貴草頭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

却說徽欽二帝被虜。高宗中興。不過一月間事。宋朝國統。原未斷絕。比回本應接叙高宗中興之事。然滅北宋者金。而金先滅遼。遼實起于北宋之先。夏亦起於北宋之初。至元滅金滅夏。又在南宋未滅之先。不便將此三國懸擱。今且將南宋之事擱起。待下回再叙。此回先將遼金西夏之事敘明。按遼國初名契丹。本東奚種。神農氏之後。其後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燕慕容氏時竄於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逃經數十年。稍滋蔓。自魏至隋。雖或寇邊。亦入貢不絕。唐太宗高宗時。俱內附。至中宗時始叛。其後叛服不常。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為主。三年傳旗鼓。一交代。至唐昭宣帝時。耶律阿保機為主。尤雄勇。不肯代。居古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擊滅七部。東征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諸夷畏服。後梁太祖時。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讎敵未滅。而先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厚贈遺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時燕節度使劉守光殘虐其下。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掠取燕地士民。日益彊大。阿保機遂更名億。偁皇帝。是為遼太祖。國人號為天皇。妻述律氏亦勇決多權變。名震諸夷。號地后。劉守光為李存勗所攻。遣使獻平營灤三州之地。以求援於契丹。契丹救之。為存勗所敗。存勗滅燕。而三州之地歸於契丹。未取。初守光遣韓延徽于契丹。延徽不拜。契丹主大怒。使牧馬。契丹述律后察其賢。勸阿保機禮而用之。韓延徽有智略。能屬文。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墾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成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阿保機取夫餘城。更名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鎮之。號為人皇。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阿保機偁

帝二十年。死于夫餘城。述律后欲立德光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德光。是為太宗。遣突欲歸東丹。德光尊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政理事。葬阿保機于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于先帝。至墓所。殺之。前後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乃繼之。后曰。非吾不欲從先帝于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時後唐潞王從珂疑石敬瑭。使移鎮夫平。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危急。乃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幽薊等一十六州。以假兵滅唐。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契丹冊立敬瑭為晉帝。乃以幽州為燕京。徙都之。改國號曰遼。終晉高祖之世。徵求無厭。至出帝齊王立。不奉表。不偪臣于契丹。契丹主積怒。舉兵滅晉而歸。死于殺狐嶺。嗣位二十一年。姪永康王兀欲即位于中京。兀欲乃太祖阿保機長子。突欲之子也。突欲以國讓弟。後反見疑。遂浮海至中國。後唐明宗以莊宗妃夏氏妻之。賜姓名李贊華。拜節度使。贊華好割婦女之臂腿。而飲其血。諸姬妾刺臂或腿以吮之。則大悅。夏氏數被其割。不勝苦。奏請離婚。為虎贊華後。為潞王從珂所殺。至是其子兀欲立。追尊其父突欲為義宗。兀欲更名阮。是為世宗。嗣位五年。為燕王述輒所弑。述輒自立。諸部不服。奉太宗德光子壽安王兀律攻殺之。遂立兀律為帝。更名璟。是為穆宗。穆宗好畋獵飲酒。不恤國事。每夜則酣飲。達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周世宗攻取三關瀛莫易之。

地穆宗聞之曰。此亦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哉。又嗜殺。酒後加人以烙炮鐵梳諸奇巧極刑。嗣位十八年。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殺之。世宗元欲之子賢立。是為景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景宗宿嬰風疾。國事皆決于燕燕。遼與宋通好。宋太宗伐北漢。遼遣兵救之。大敗而還。宋滅北漢。遂乘勝伐遼。以取幽燕之地。遼遣耶律休哥與戰。宋亦大敗。而遼景宗嗣位十四年。而殂。子隆緒立。是為聖宗。蕭太后專國政。寵倖用事。宋太宗遣曹彬潘美等乘釁伐遼。以取幽燕之地。為契丹將耶律休哥所敗。遼太后亦興師寇宋。宋饒將楊業死。宋真宗時。與蕭太后隆緒大舉寇宋。宋寇準亦勸真宗自將禦之。契丹圍澶州。不克。與宋戰不利。大將撻覽為宋所殺。而寇準勸真宗復直前渡河。契丹大懼。請和。自是而兩朝修好。南北弭兵。邊境稍安矣。契丹聖宗隆緒二十七年。蕭太后燕燕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披甲胄督戰。與韓德讓通太后死後。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傍。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郡臣請改元。又請以日易月。皆不許。及宋真宗崩。隆緒集蕃漢大臣后妃以下。皆舉哀曰。吾兄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契丹主隆緒病革。謂其子宗真曰。宋朝信誓常守而不失。遂殂。嗣位四十八年。子宗真立。是為興宗。國內無事。戶口蕃息。宋增歲幣銀絹各十萬。併前共五十萬。其地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屬國六十。東至海。西至流砂。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嗣位二十四年。殂。子道宗洪基立。洪基嗣位四十六年。殂。太子濬早卒。濬之子天祚帝延禧立。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遼屬國生女真。完顏阿骨打以兵叛。遼女真之先古

肅慎氏地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江之源姓挐又號完顏氏唐太宗時始聞于中國其繫籍于遼者號熟女貞在壯者號生女真亦素服于遼生女真舊無官屬至烏古迺始有官屬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鐵器往鬻者必厚償酬之得鐵既多因以脩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烏古迺死于劾里鉢嗣嚴重多智基業始大其官之尊者皆曰勃極烈其民無徭役壯者即為兵自五十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以上亦然一軍退則誅一軍之長凡部長曰勃堇行兵則偁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烏雅朮次曰阿骨打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之曰烏雅朮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死弟頗刺淑嗣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朮嗣烏雅朮死弟阿骨打嗣立自偁都勃極烈時遼主好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人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求無厭女真怨苦之女真部阿疏叛奔遼阿骨打索之不得遂逆命遼遣軍伐之阿骨打曰先發者制人遂與姪粘沒喝弟闍母及宗室銀术可婁室等起兵擊遼傳檄而誓勇氣百倍遼軍大奔遼以司空蕭嗣先帥師伐女真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夜就枕若有扶其首三阿骨打卧而起曰神明驚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追擊遼兵大潰將士皆死獲免者十七人自是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女真完顏阿骨打偁皇帝更名吳國號金是為金太祖遼使請和千金金人不許遼主起空國之兵用百萬之

師下詔親征女真。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前導。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旣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遂克黃龍府。遼師至混同江。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斨面大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恐不能當。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或有生理。然遼人怨已切骨。天祚之氣方驕。縱降亦必無生理。柰何。柰何。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金主曰。然則惟有人人死戰耳。遂帥衆迎敵。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左右翼合而攻之。遼主遁。遼兵大潰。枕尸相屬百餘里。所獲器械寶物馬牛。不可勝紀。遼東京及東京州縣。與南路擊遼女真。皆降于金。金約宋共攻遼。金人取遼上京中京。及西京。金主命谷種始制女真文字。遼主為金粘沒喝斜也。所追輕騎走夾山。命令不通。時遼秦晉國王邢律瀉。與參知政事李處溫守燕京。處溫與都統蕭等謀奉瀉為主。諸大臣邢律大石左企弓等。及蕃漢百官。諸軍父老。數萬人勸進。拜舞山呼。上尊號曰天錫黃帝。軍旅之事。悉委邢律大石。邢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文字。善騎射。舉進士。為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偁大石林牙。遼邢律瀉死。蕭幹等立瀉妻蕭氏為皇太后。遂立秦王定為帝。李處溫欲為亂。蕭后殺之。金主阿骨打襲遼主。延禧于石。輦驛。以其子幹離不為前鋒。所將不過千人。遼兵圍之。數重。遼主謂金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埠觀戰。幹離不以鐵騎馳赴之。遼主大驚。遁去。遼兵遂大敗。金主分三道攻燕。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遂入燕京。遼將相皆降。邢

律大石走。為金所獲。蕭后出奔天德。於是遼五京皆沒于金。遼主奔西部族。蕭后來見。遼主殺之。追廢瀋為庶人。金使幹離不銀朮可婁室等分道襲遼主。遼主奔應州。其子秦王定紀王甯及妃嬪從臣皆被執。遼主西走雲中。金太祖在位八年。殂。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是為金太宗。邪律大石自金歸。遼主既敗。謀奔夏。會黨項亦遣人請臨其地。遼主從之。至應州東。為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金廢為海濱王。尋殺之。以萬馬踐其屍。遼主天祚帝延禧。嗣位二十五年。而被執。遼亡。自後梁太祖丁卯。僞帝起。至徽宗乙巳。凡八主。共二百有十年。初。遼主之與金人戰也。邪律大石以諫不從。遂率眾走北庭都護府。自立為王。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具器械。又遺書回鶻。回鶻王畢勒哥迎至邠。送至境外。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拒戰。大石進擊。大敗之。僮尸數十里。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行至起兒漫。群臣共冊大石為天祐皇帝。改元延慶。是為西遼。西遼王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餘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金主聞邪律大石在和州之域。遣兵攻之。不克而還。德宗大石立十二年。而殂。子仁宗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殂。夷列始親政。又十三而殂。子幼。遺命其妹普連完權國。號承天皇后。承天后制十四年。與其夫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幹里刺以兵問罪。殺普連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真魯古之立。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因出獵。乃蠻國天屈出律伏兵八千禽之。而據其位。尊真魯古為太上皇。以善終。西遼亡。凡三主。二后。起于宋徽宗二十五年乙巳。亡于南宋甯宗七年辛酉。共七十八年。

却說金太祖旻。即阿骨打。既破遼。大敗遼兵。取有五京之地。迫遼主遠遁。生十五子。皆不立而立其弟太宗晟。即吳乞買。太宗晟既滅遼。復遣幹離不粘沒喝寇宋。破汴京。虜二帝。而取宋天下之半。又遣太祖第四子兀朮。及粘沒喝婁室銀木可撻懶幹離不等。屢寇南宋。又立劉豫為齊帝。以害宋。諸事盡見南宋回中。太宗晟嗣位十三年。殂。子十四人皆不立。而立太祖嫡孫合刺。更名亶。乃太祖太子繩果之子也。是為熙宗。熙宗亶厭用兵。頗讀書。使撻懶兀朮襲執劉豫。與宋通好。典禮樂。立孔廟于上京。求孔子支派四十九代孫璫。封為衍聖公。元朝因之。而孔子嫡源從宋南渡者。今居浙江。熙宗嗣位十四年。末年好飲酒。妄殺大臣。平章事完顏亮亦太祖之孫。太祖第三子遼王宗幹之子也。謀篡位。陰結死士。而通于熙宗妻裴滿后。忌金王之弟胙王常勝等。因構殺之。熙宗素有積怨于裴滿后。因併殺后。而召弟婦胙王之妻撒卯。入宮為繼后。亮黨大興國給事寢殿被杖怨望。亮使為內應。己巳十二月。夜二鼓。興國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秉德烏帶李老僧唐括辦等。入寢殿。熙宗亶善用刀。常置佩刀於榻上。是夕。興國取刀投榻下。熙宗求刀不得。亮直前手刀之。亮本名迪古。是為廢帝。以太宗諸子孳盛。遂殺其子孫七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吳乞買與粘沒喝之後遂絕。又殺秉德等。又殺宗室撒離喝。字吉幹帶等。皆族之。改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制度。宮殿偏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金王亮殺其叔父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嬾。封為昭妃。又納宗婦四人于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定哥。舊與亮通。亮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不忍。亮謂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汝家。定

哥大恐。縊殺烏帶。納為貴妃。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石哥。以為麗妃。又使乙刺補。出其妻。又察亦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金主亮聞。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美。召之。烏林答氏曰。我不行。上必殺王。遂行至良鄉。得間自殺。亮降封葛王為曹國公。亮薨。都燕京。親選良家子女百十三人。以充後宮。皆美女也。亮恣意淫惡。壽甯縣主什古。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師姑兒。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皆亮之從姊妹。廊國夫人重節。亮之侄。張定安妻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蒲盧胡只石奇之妹。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納之。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于師姑兒膝上。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帷。或妃嬪列坐。恣意淫亂。使共觀之。常于卧內徧設地衣。裸逐以為戲。金主亮以江南多美女。玉帛。又聞宋有劉貴妃。美艷。欲得之。謀大舉滅宋。亮嫡母太后徒單氏諫之。亮不悅。亮遷都於汴。以太后居甯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孃。問亮起居。亮通之。太后不悅。亮使點檢大懷忠等。弑太后。太后方檮捕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亮命焚其屍。棄骨于水。并殺其左右。及弟侄。又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無孑遺。遂舉兵南征。眾六十萬。號百萬。妃嬪皆從。宋人大震。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前所造船不得進。乃使李通更造小船。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人膏。以為油。宋總管李寶。敗其先鋒。金主亮無道。人心離散。將士多亡歸。至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金主亮被金甲。率眾渡江。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太祖之孫。性仁孝。沈靜明達。眾心歸之。猛安福壽等共

殺副留守高存祿立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是為世宗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遣兵斷其歸路而召諭其兵將令北還安業金主亮聞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之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恐將士解散而宋人躡其後乃分兵渡江欲先南滅宋而後北平內亂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謀欲亡歸又聞曹國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作亂決計于浙西都統制邢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請行大事元宜然之乃帥諸將薄亮營亮疑宋兵奄至攬衣遽起取箭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遂殺之焚其屍軍士取行營服用寶器皆盡裸淫其妃嬪不從者殺之殺太子光英及李通等遣人議和于宋而求救于新主金主雍下令廢亮為庶人招諭下江南之眾皆令散歸金主雍入燕京金世宗雍仁孝節儉崇儒尚文與宋講和兩得休息斷獄十七人幾致刑措以其妻烏林答氏死節終身不立后真金國之賢君也在位二十九年殂太子允恭早卒大孫章宗璟嗣立李宸妃專政疏遠宗親國勢稍衰嗣位十九年殂以世宗第七子衛王永濟系弱立之是為後廢帝時蒙古兵日強連歲侵擾金西北邊地金主求和蒙古不許蒙古與金獨吉千家奴等戰于灰河金師敗績遂取大同府今西北州縣盡入于蒙古蒙古主復進與金完顏九斤等戰于會河堡金兵大敗東京不守西京復沒金胡沙虎兵將出戰屢敗金主不能誅而反用之胡沙虎遂作亂以兵入宮自僞監國迫金主出居衛邸永濟嗣位五年胡沙虎迎世宗之孫允恭之庶長子昇王珣于彰德至燕即位是為宣宗蒙古兵日迫高琪戰敗胡沙虎欲殺之高琪懼誅乃以兵圍胡沙之

第而殺之。請闕請罪。金主赦之。時蒙古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廬屋焚蕩。城郭坵墟。惟大名真定。賁以南未下。金求和于蒙古。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珣以廢王永濟之女。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金銀繒帛各萬兩萬匹與之。既成婚。蒙古主乃出居庸關北還。金主珣徙都汴。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疑心未釋也。復圖南侵。蒙古將木華黎攻金北京。遼西州郡皆下之。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蒙古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蒙古將木華黎取金河北山東將趣汴。至解州病卒。蒙古取陝西等地。遂入三關。金宣宗珣嗣位。十一年。殂。子哀宗守緒立。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等地。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至邳州。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之。蒙古入金陝西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環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百倍。金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金以為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金人既勝而驕。蒙古主怒。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破砦柵六十餘所。遂取鳳翔。臨鳳州。破武休關。圍興元。軍民散走。死者數十萬。破饒風關。由金州而東。趨汴京。至禹山。金兵與戰。蒙古兵少却。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入光化北岸棗林中。晝作食。夜宿馬上。四日。林外不聞音響。金兵謂蒙古已退。皆解散。蒙古忽至。金兵大敗。蒙古入鈞州。完顏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方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史之。請太弟張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也。

太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者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謂我負我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嘆血而呼。至死不屈。遂殺之。蒙古將士有義之者。以馬乳汁酹地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金之精銳既盡。蒙古遂圍汴。金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金主決意東行。入宮與后妃別。大慟而出。金主入歸德。遣人迎后于汴。諸軍怨憤。后妃不得出。蒙古速不臺攻汴日急。內外不通。米一升至銀二兩。人相食。貴家宅第皆以撤。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殺左右二相。顏奴申及習捏阿不。兵勒入宮。集百官議所立。崔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現在北兵中。為后可立。乃以太后命召從恪為梁王。監國。崔立自為太師。都元帥。送款于蒙古。速不臺喜飲之。酒。崔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又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內眷家屬。聚軍民子女于省中。親閱之。曰。淫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死數人者。諸王妃嬪亦被其淫。時入後宮淫妃嬪。又與妻同見太后皇后。兩宮賜予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歸降。立遂以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南女五百餘人。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則紀載有全夫不躬之說。事或然也。速不臺入汴城時。立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後崔立為蒙古汴京都尉。李伯淵所殺。蒙古遣王撒使宋議同伐金。宋遣使報謝蒙古。許俟成功後。以河南地歸宋。金主聞蔡州城堅池深。兵眾糧廣。遂決計幸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至亳州。

避雨雙溝寺中。蓬蒿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有文武功。選括士馬。繕治兵甲。兵威稍振。時蒙古兵去蔡差遠。金主亦安之。而宋孟珙為將。大敗金兵于馬磴山。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撒至襄陽。約攻蔡州。宋師次于息州之南。降者日眾。金息州刺史請益兵。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方兵強馬壯。智勇兼備。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金主使完顏阿虎帶乞糧于宋。將行。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自為謀亦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宋。宋朝不許。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乳汁飲之。蒙古既得宋助。益修攻具。斫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懼。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大義。撫循其民。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宋師及蒙古以攻具薄。城金盡。藉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守城。宋孟珙進逼柴潭樓。金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而城樓伏巨弩。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不能射近。彼所恃者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遂鑿深潭。果決入汝水。珙命竇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兩軍皆濟。魚貫而上。攻其外城。破之。進逼上門。遂攻西城。克之。忽斜虎竭力捍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紮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

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此介介耳。自宋理宗九年九月。蔡州受圍起。至次年正月朔日。蒙古兵會飲。歡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色無光。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攻城。是夕金主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使鞍馬馳突。有死而已。卿趨援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即位。宋孟珙師攻南門。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金百官僂賀禮畢。亟出扞敵。南城已立。宋旗幟矣。金主守緒自經死。嗣位十年。忽斜虎聞之曰。吾赴汝水。從吾君矣。遂赴水死。叅政字木魯。小婁室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承麟為亂兵所殺。嗣位一日。金亡。起宋徽宗乙未。終宋理宗甲午。凡十主。共一百二十年。其有先金立國。亦先金而滅于蒙古者。有夏國。唐初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羌也。其先有拓跋赤辭。唐太宗貞觀初來歸。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為平夏部。至唐僖宗。避黃巢之亂。幸蜀。平夏部李思恭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等。同盟討賊。詔以恭思權知夏綏節度使。思恭卒。弟思諫嗣。思諫卒。子彝昌嗣。彝昌為其將高宗孟所弑。立其族父仁福。以為節度使。後封朔方王。仁福卒。子彝超嗣。彝超卒。追封夏王。子克睿嗣。克睿卒。子繼筠嗣。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以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以銀夏綏宥四州降宋。留居京師。宋太祖賜賚甚厚。遣使至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關。族弟李繼遷叛去。襲據銀州。圍三族岩。宋太宗遣將擊走之。繼遷降于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

以女妻之。李繼遷侵擾日甚。宋趙普請復命李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復以為定難節度使。保忠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繼遷遣使歸款。奉表謝罪。詔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平思王。未幾趙保吉復叛。徼擊靈州。運餉芻粟四十萬。盡奪之。宋太宗大怒。命將五路出師討之。不克而還。宋真宗時。趙保吉臨清遠軍。復臨靈州。趙保忠陷西涼。殺知府丁惟清。于是潘羅支等偽降于保吉。保吉受之不疑。潘羅支遽集六合番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自慮孤危。病且死。囑其子復明。必歸宋。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遂卒。趙德明屢表歸款。宋真宗嘉之。以為定難節度使。封平西王。賜資甚厚。未幾契丹亦冊封德明為夏國王。德明于本國則稱帝。奉表于宋。契丹則去帝號。而稱臣。宋仁宗十年。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圓面高準。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制物。始凡行兵。令部長各陳所見。擇取其長。悉有夏銀綏宥鹽勝甘涼靈會靜諸州。又取瓜沙肅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西至吐蕃塔塔。地方萬里。遂更名壤膏。稱帝。改元。上表於宋。求西郊之地。宋削元昊賜姓官爵。絕其互市。募人能得元昊首者。即受定難節度使。元昊遂入寇。攻保安。取金明岩。又取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抵延州。城下。大敗宋師。會大雪解去。自後層次入寇。屢敗宋師。朝廷為之旰食。賴韓琦范仲淹扞禦有方。又賴狄青善戰。以故元昊不能深入。元昊大將野利與天都皆驍勇善戰。屢敗宋師。宋种世衡用反間計。使王嵩遺書野利。言既有志本朝。宜及早歸降。故陸元昊所。元昊疑而殺之。乃為文以祭野利。書之于板。痛其與天都同歸本朝。而不獲成。

攻於境上。見有虜至。急燃之以歸。而遺其板虜。得之以獻。元昊元昊併殺天都。自是元昊之勢稍弱。遂請與宋和。自元昊至乾順。歷代叛服不常。不能悉記。曩霄嗣立十七年。諡景宗。曩霄初娶野利民生甯令哥。以為太子。既而甯令哥娶沒移氏為妻。已婚矣。見其美。遂自娶之。甯令哥大憤。恨謀弑曩霄。乘間以刀砍之。不死。截去其鼻。甯令哥匿國舅訛龐家。為訛龐所殺。元昊病鼻創而殂。年四十六。少子諒祚嗣。諒祚年方幼。訛龐遂與三大將分治國事。諒祚嗣位十六年。殂。諡毅宗。子秉常立。秉常嗣位十九年。殂。諡惠宗。子乾順立。乾順嗣位五十四年。殂。諡崇宗。子仁孝立。始建學校於國中。仁孝嗣位五十五年。殂。諡仁宗。子純祐立。純祐嗣位十四年。殂。諡桓宗。乾順之孫李安全廢純祐而自立。未幾純祐卒。安全既立。蒙古入靈州。夏屢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不能救。夏人怒之。偪臣于蒙古。遂與金人構兵。安全立五年而殂。諡襄宗。子遵頊立。夏與金構兵約十年。精銳俱盡。兩國皆敝。乃遣使修好于金。偪弟而不偪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使報之。兩國復和。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奔西涼。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嗣位十三年。傳國于其子德旺。自偪太上皇。又四年。殂。諡神宗。德旺既立。蒙古伐夏。取甘州肅州。及西涼府。蒙古入夏。城邑多降。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嗣位四年。諡獻宗。國人立其弟之子。眈。眈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夏主眈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嗣位二年。為元所滅。夏亡。夏起唐僖宗辛丑至宋仁宗戊寅。李曩霄稱帝。至宋理宗三年丁亥亡。凡二十一傳。通計三百四十七年。內偪帝者九人。共一百九年而亡。右遼金西夏之事。已述其概。下回再將南宋之事叙明。觀者當以三十三回。首

接上三十一回而以此三十二回作閨回則事皆接續可觀矣南宋之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國史館藏書



0104922